

每逢大事有乡贤 “临浦乡贤公众号”助力家乡柿子节

秋高气爽今又是，往“柿”知多少

【编者按】自2018年临浦举办首届柿子节以来,梅里的方柿就成了无数乡亲和游客的念想。特别是今年,横一村启动了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工作,横一村更美了!

柿子节的举办,也牵动了众多临浦乡贤的心。梅里方柿是怎么来的? 柿子有些什么故事? 临浦乡贤倪树高教授在“临浦乡贤公众号”上专门撰文讲述。

出生于临浦横一村的倪树高,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,研究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地理专业。曾在浙江省发改委经济研究所、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,现任浙江工商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。倪树高心系家乡建设,承担编制了《临浦镇横一村美丽乡村提升村规划》,策划并参与了梅里方柿节。

■文/ 倪树高

传承600多年因柿成名

柿子原产于我国,周朝《礼记·内则》就有关于柿子的记载。据此算来,我国柿子的种植历史有3000多年了。唐朝开始,柿子开始规模化栽培。宋代罗愿的《尔雅翼》称:“柿有七绝,一寿,二多阴,三无鸟巢,四无虫蠹,五霜叶可玩,六嘉实,七落叶肥大”。到了明代,随朝廷倡导,柿子种植遍及长城以南的中国。明人张定编写的《在田录》一书中,还记载了朱元璋因柿子活命而封柿子树为“临霜侯”的轶事。

据梅里的老一辈人传言,方顶柿最早是梅里倪氏始祖倪亨带领家人开荒种植的。由此梅里的家业就慢慢兴起了。到了倪亨孙子的时候,就经常出门经商交友,与京城的一位高官结下了深厚的交情。这位高官还来梅里小住,帮忙勘察村庄风水、规划村落布局,出资建造了寓意敬内义外的“敬义堂”(位于村中心,于1970年代初被拆除,甚为可惜)。高官离开梅里的时候说,植柿传家,今后一定会出贵人的。到了万历廿六年,倪亨的第八代后人倪朝宾高中戊戌年(1598)二甲32名进士。朝宾在外为官30多年,清廉刚阿,政绩丰厚,曾任南平知府、湖广按察使、陕西苑马寺卿等职。后来朝廷要他赴任云南布政司,他因不满魏忠贤的刁难,辞官回乡养老了。

方顶柿在梅里传承600多年,这不仅与祖训有关,也是梅里的地貌、土质所赐。浙江省地质调查院的专家指出,梅里的地质环境是很适合方顶柿生长的。因此,既是梅里倪氏选择了方顶柿,也是方顶柿选择了梅里这块土地。

梅里方顶柿的苦与甜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。作为1960年代末出生的人,因为读书在外,我对于梅里方顶柿的记忆更多的是孩时的情景。真如“青皮柿子大舌头、大红柿子甜如蜜”,我对老家柿子的记忆也可概括为甘甜与苦涩。

甘甜一:梅里人过去主要的收入来源

与今天1000棵左右的古柿树规模比较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柿子树数量至少再增加一半。当时这1500多棵柿子树,常年的产量在4万公斤左右,高峰时期的1973年全村共收获了6.5万公斤柿子。1973年的6.5万公斤柿子,扣除烘焙过程中的水分流失及腐烂损耗,以及馈赠亲戚,全村总售价在一万元以上。这一万多元钱,成为当时村里主要的收入。那时一年当中梅里人至少一个月是靠柿子养活的。

收获的季节,是村里开心的日子。每到村里山林队分柿子,家家户户,带着竹箩扁担,到祠堂里挑柿子。庭院里,大缸小瓮翻出来晒在太阳下,以便晒柿子。

甘甜二:梅里人对外交往的重要礼物

每到柿子焖熟的季节,只要你站在梅里桥头,总能看到担着装满柿子的“杭州篮”,穿着干净衣服,挂着笑容的人们出村了。梅里人在这个季节是走亲戚的高潮,他们把柿子送给亲戚朋友,以此热络彼此之间的感情。以前农村的婚姻半径不过10公里地,因此村民们一般上午去、下午回。送出去的是柿子,收回来的除了感情,还有各地亲戚的特产回货。这个时节也成为孩子们最高兴的日子,总有理由跟着父母走亲访友,吃上几顿有鱼有肉的饭菜,看看外村乃至城里的风光。

甘甜三:历练出梅里人的商品意识

几百年来,梅里出产的柿子主要是通过村民自己销售出去的。计划经济时期,村里的山林队管理全村的柿子,但采摘完成后,



市民在梅里采柿子。丁力摄

通过生产队把柿子按照人口和工分分配给各户。每户人家在分到黄皮肤硬柿子后,就通过“柿子+梅梨”在大缸中的化学反应完成红软柿子的生产过程。其后,每天各家各户的壮劳力就挑着柿子,坐着轮船,去萧山、杭州城里出售。年复一年修炼出了一批小生意人,为改革开放后从事各种生意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。

苦涩一:采摘柿子是一项辛苦活

柿子也是“金贵”的水果,不能碰伤,否则准烂无疑。因此需要精细地采摘。梅里人基本上每家都有一个“海兜”,就是长竹竿前端绑一个子叶型开口的布兜。这是采摘柿子的工具。采摘时,双手托举起几斤重的“海兜”,扬头伸脖,瞪开双眼,在密集的柿子树枝丫间,套住柿子,扭转“海兜”并顺势折断细枝上的柿子。当兜里有了六七个柿子,两臂酸胀时,就慢慢放倒竹竿,取出柿子。这个活,看似轻巧,实质很累。有些长在柿子树顶的柿子,竹竿够不到,只能翻身上树,再行举兜套摘。百年老树的枝杈,有时承受不了百十斤的重量,就易出危险。记得我小时候,一个年轻村民就因此跌落树下伤亡。柿子的苦,还在于运输。柿子很怕碰伤,因此摘下的柿子,一般不会用车在坑洼山路上运输,只能有赖村民的肩膀挑下山。

苦涩二:进城卖柿子是一场“修炼”

柿子季节,天未启明,村民们就担着百把斤的柿子快步向十里开外的于家浦轮船码头进发,去赶到杭州的轮船。打着手电的一行壮汉行走在南河塘上,成为晨曦中的一道风景。船到杭州已是10点,大家争先恐后地挑起担子奔出南星桥码头,向着杭城的主要闹市区疾驰,近的到官巷口、城站,远的甚至到拱宸桥。大家算计着时间,必须尽早卖完柿子,赶回南星桥码头坐下午三点钟回程的“跃进班”,否则当天就回不了梅里,第二天就做成生意了。

这期间总能听到一些心酸的笑话。一个阿公为了赶上上班轮,把没有吃完的面条直接倒在凉帽里,手托凉帽,飞奔码头。还有一位落后者,等他赶到南星桥码头,只见轮船已经开出。想到要在杭州过夜且耽误第二天的生意,就对着轮船哭喊。好心的船老大还真是回来接上了他。长年的挑担暴走,梅里人小腿部静脉曲张的就多了。这也算是一种职业病吧!



作者倪树高在梅里探柿。(图片由倪树高提供)



欲知更多
临浦故事,可
关注“临浦乡
贤公众号”。

到了上世纪80年代,随着道路平整、自行车的普及,挑担进城的身影渐渐地减少了。

事物总有两面性。柿子生意在赢得生计的同时,也成为梅里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好多村民不仅出售本村出产的柿子,还到戴村、大桥等产柿子的村子“贷”进柿子。除了柿子,其他季节,还贩销其他农副产品。柿子不仅是梅里的物产,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梅里的小生意文化,并一直持续到今天。

回忆中的甘甜苦涩渐行渐远。梅里方顶柿,作为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份宝贵遗产,在今天美丽乡村建设中正得到保护和挖掘,成为横一村目前最重要的IP。如何提升其更多的附加价值和文化内涵,是当下人需要思考的问题。而艰难岁月中形成的那份传承、那种担柿子的精神,应该成为梅里人迈向未来共同富裕的精神动力。

无有远迩

——旧儒新说十九

公之谓也。”近代政治家何启说:“公与平者,即国之基址也。”我国《行政许可法》更是将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定为法治的基本原则。诸葛亮挥泪斩马谡、包青天怒铡陈世美、康克清大义灭亲都是有名的无有远迩,只讲公平的案例。

公平公正公开,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观念,还是一种需要科学实施的技术手段。在此分享一个《分粥》的故事。有七个人每天分一大桶粥,但粥每天都是不够的。第一轮,他们抓阄决定谁来分粥,每天轮一个。于是每周下来,每个人只有自己分的那天才是饱的。第二轮,他们推选出了一个高德之人分粥。于是大家开始挖空心思去讨好他,最后粥分得乌烟瘴气、怨声载道。第三轮,大家组建了一个复杂的管理团队,三人为分粥组,四人为评选组。结果七个人常常为一点小事互相攻击,一顿扯皮下来,粥吃到嘴里全是凉的。最后一轮,他们想出来一个简

单的方法,轮流分粥,但分粥的人要等其他六人按照抽签顺序都挑完后,才拿剩下的最后一碗。这次,为了不让自己吃到最少的,每个分粥的人都尽量分得平均,就算不平,也只能认了。从此大家和和气气地过上了幸福的日子,这种分粥方法也就成为固定制度被延续了下去。在人性面前,同样是这么几个人,不同的分配制度,就会产生不同的风气 and 结果。

所以如果一个单位作风不正,管理混乱,一定是一套科学完善的“无有远迩、赏罚分明”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制度,让人心悦诚服——无论主观或客观。这是一个需要每个领导者用心考虑和用力执行的课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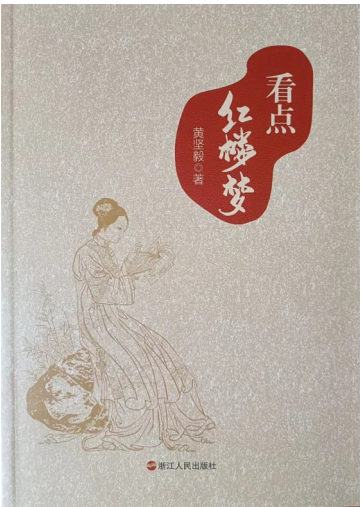


儒学天地

杭州市萧山区儒学学会供稿

人人都在水面上

——我读黄坚毅的《看点红楼梦》



■文/ 周淑娟

“大痴胸次多丘壑,巨擘人间识凤麟”,这是浙江富阳黄公望结庐隐居地的一副对联。黄公望,元代著名画家,历时六七年创作完成了《富春山居图》。

人,总得有点丘壑。有丘壑的没丘壑的,都得活在丘壑里。丘壑,是文学的也是画卷的,是历史的也是地理的。世路不易,切勿求全,切勿责备;花样年华,须知“凤麟”,需懂丘壑。看着清代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,读着杭州黄坚毅的《看点红楼梦》,我的“意识”“流”到了自己的人间四月天,我的时间空间里出现了曹雪芹和黄公望这样的“大痴”和“巨擘”。

那年四月,杭州城到处飘荡着清新透顶的龙井茶香,郊外的黄公望结庐地则是茂林修竹一片,完全称得上凤尾森森、龙吟细细。在繁华地在富贵乡,我们和杭州媒体人詹晓明一起走访、体验,在人间天堂度过了美好无比的两天。

认识黄坚毅,通过詹晓明引荐。说是认识,其实我和黄坚毅素未谋面,一直只是微信好友。但这,并不妨碍我们对《红楼梦》的热爱,也没影响友情的发展——因《红楼梦》结缘,为《红楼梦》痴迷。

在杭州,在网上,“初见”的他与她,都说我静。也许,“静”是我热闹生活的倒影。如果说安静是热闹生活的倒影、丘壑是豁达人生的投影,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摇曳的水面——在西湖,在西溪。黛玉、宝钗、宝玉,都在水面上。你、我、他,也都在水面上。

对《红楼梦》,我和黄坚毅都称得上“一痴”,但远远谈不上“大痴”,因为我们写作时都兼顾着工作,生活里也都深藏着责任和烦恼。

黄坚毅是基层媒体人。1985年4月,黄坚毅考入乡广播站担任编辑,从不谙世事的“小年轻”到年过半百的“老资格”,35年时间倏忽而过。他讴歌义桥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淳朴自然的家乡人民,而义桥的山山水水也滋养了他的笔墨。我从报道上看到,他年年被评为萧山广播电视台优秀通讯员、萧山日报社十佳通讯员。

“我主要的工作是基层文化和新闻宣传,在省市各级报刊上发表过三四十万字的新闻报道。也是文化站长,主要做基层的文化挖掘工作,比如挖掘一些民间非遗文

化,编写《义桥镇志》,编辑《渔浦》文学刊物,策划文艺演出、举办渔浦文化节等活动。我还是镇文联的副主席,基层的文化工作很杂很多,我是眉毛胡子一把抓。”他这样对我说。

黄坚毅是基层作家。“这些年除了本职工作新闻报道,黄坚毅还是一个文学创作爱好者,前前后后在全国各地文学报刊上发表了2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,并出版了文学作品集《放牧灵魂》,作为杭州市作协的成员之一,黄坚毅表示文学来自生活,是脚下的这片土地给予了他源源不断的灵感。”一篇关于他的报道里,他被称为“文学爱好者”。我觉得这个称呼低估了他的文学成就,“作家”这个称呼他当之无愧。

黄坚毅是《红楼梦》爱好者。以前,他写小说,发表过10多篇,后来写散文,继《放牧灵魂》,散文集《行走在渔浦》即将出版。进入新世纪,他喜欢上了《红楼梦》,开始写些品红方面的文章,《看点红楼梦》就是日常写作的结晶。他研究萧山红学家沈谦与《红楼梦赋》、索隐派笔下几位清代名士、黄伯英与《红学丛抄》《红楼梦》里的对外交流,颇有见地。他认为黛玉痴情远胜宝玉十倍、晴雯和宝玉不只是枉担了虚名、黛玉是个性格随和的人、探春在大观园搞包干到户,令人信服。

《红楼梦》是文学地理中的“世界屋脊”,也是文学历史中的“全息图像”。《红楼梦》是天才之书。你在社会里看到了什么,就会在书中发现什么;你在书中发现了什么,就会在现实中看到什么。

每个身处时代的人,都会有自己的困惑,曹雪芹就因为这困惑写就了《红楼梦》这部伟大作品,而这部伟大作品也成就了曹雪芹的探索。我们读红楼梦,便为了解开这种困惑,也是为了无法解开的那些困惑。

读不尽的《红楼梦》,说不清的红楼缘。有爱好的人,终会找到同道。放眼望去,你我他,皆以千山万水为背景,皆在万水千山留下背影。而《红楼梦》,不就是最为幽微峭然的山水、最为鲜衣怒马的春天吗?

“有时觉得工作烦琐,不过因为自己有一个爱好,也是很开心的,人生需要有一个信念和目标,让自己更充实。”他说。《看点红楼梦》即将出版,我为他高兴。

拥有《红楼梦》的人,何其幸哉!

【链接】

周淑娟:女,江苏徐州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江苏省徐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,相继出版了《红极一时》《红楼梦里花》《漫看红楼梦弄影》等红学专著,《爱比受多了一颗心》即将出版发行;以及《我常一生爱好是天然》《尘埃里开出的女人花》等散文集;红学散文集《纵横红楼》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,长篇报告文学《贾汪真旺》入选江苏省委宣传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。

林海钟博士将来横山湘湖书院讲学

■文/ 肖文

由北京横山书院、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、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、杭州湘湖(白马湖)研究院举办,杭州市萧山区横山湘湖书院、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承办的《丹青赞盛世:百年绘画史与家国情怀》学术讲座将于11月13日下午在横山湘湖书院举行。

主讲林海钟博士,号卧霞散人、钱塘后来生,林泉阁主人。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中国美术学院书画鉴定中心副主任。年少成名,画艺精进,作

品涉及山水、人物、花鸟、书法等,题材甚广,主张国画以笔墨为宗,以书入画传承古意,为今人所用,提倡文人画风,并认为以画悟道是国画的至高境界,曾参加新文人画运动,为当今学院派画家代表。其作品水墨画萧散简淡,极具禅意。赋色之作艳丽古雅,传承唐宋遗意,代表作有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作品《墙》,主笔灵隐寺大型壁画《济公行化图》和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画作《鉴真东渡图》等。

活动需提前报名,报名截止时间11月11日10点。请关注“横山湘湖书院”微信公众号报名。